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八回 好身手制伏猛獸 真功夫感悟神童

卻說仙姑見追趕巨豹之人乃是一個□歲未滿的孩子，不覺驚駭之至，原想趕上山去，助他一劍，免致枉送性命，不料那豹一見孩子追上，大吼一聲，向山下跑來。仙姑才料定此事確有奇異，那孩子不是仙神化身，必係大有來歷之人，既然如此，豹子決不能傷他毫末，索性迎上前去，向那豹對面攔住，使手中劍向豹子喉間刺去。豹子正逃得發昏，萬不料前面有人攔截，抬頭一看，勃然大怒，就向仙姑撲下。仙姑身靈眼銳，慌忙把頭一低，身子向下一挫，已在那豹肚子下面。正想刺它腹部，豹子也似解得他的意思，立刻向上一縱，起在空中有一丈多高，避過仙姑的劍。只此一刺一避，剎那之間，後面孩子趕到，趁著豹子騰躡之勢，伸出一隻小手，向空一托，扯住了一條豹腿。那豹先見仙姑的劍還不怎樣懼怯，及孩子這麼一扯，似萬分痛苦一般，又大吼一聲，只得用轉頭來吞孩子。豹子口大，孩子頭小，仙姑不覺「啊呀」一聲，待要上前救護，不道孩子竟不避開，反順著勢兒把個小頭向豹子口中送去，中間相去不過幾寸之隔，把個仙姑愈加急得要死，慌忙舉手中劍迎著豹子向他眼珠刺去，但是孩子手法身段比他這劍步來得更快，仙姑的劍剛近豹眼，豹子略略後退一些，同時孩子已躍過豹頭，翻個身，在那豹子背上玩個倒豎蜻蜓的把式，兩腳朝天，雙手卻揪住豹背，揪得豹子伏伏帖帖地一動也不得動，宛如一座大山壓身上一般，口中呼呼地盡喘氣，現出非常乏力的情狀來。仙姑才又明白，這孩子真有收伏猛獸的力量，自己執有寶劍，屢刺不中，枉為修道有術的人，心中頓生愧惡，忙把寶劍插入鞘中，待要和孩子說話。忽見孩子翻過身來，騎在豹子的背上，指著仙姑笑道：「你這位姊姊倒生得一片好心，可惜你枉有寶劍，連大蟲身上的毛也削不得一根，這種兵器只配殺殺貓狗、剖剖魚鱉，再不然拿去削削篾片、斬斬草茅，倒也有些用處；若要收拾這樣的大蟲，只怕連姊姊你這窈窕的身子一並送入大蟲肚中，我敢包他用不著皺一皺眉頭，揉一揉肚子哩。」仙姑見孩子這般輕薄，又是內愧，又不好和他怎樣，但惜他這般天才，大可造就，若不乘機警戒他一下，將來越發目中無人，必致弄成無惡不作的元凶大慝，不但白白棄了一副好材料，而且有貽害人民之患，正是可惜可慮的事情。想到這裡，不覺把雙眉一蹙，心生一計，因笑了笑，對孩子說道：「小哥哥，你的力氣果然不小，但是總不能不用氣力，萬一沒有這點蠻力，只怕老早做這大蟲點心，此刻則已變成大蟲拉出的糞穢了。所以照貧道看來，這還算不得□分了不得的本領。」孩子經這一激，不禁大怒起來，騎在豹背，並著兩個小指頭罵道：「你這賤人能有多大本領，敢出這種狂言。從來打獸之人自然都靠氣力，氣力大到我這樣子，赤手空拳比你用劍之人還厲害百倍，難道還算不得本領？倒是你這挺著寶劍，削不得一根豹毛的人，算有本領嗎？」仙姑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說法。我說，用力打獸，獸便給打死了，只是一勇之夫，萬一來大批獸隊，你氣力再好點，也免不得顧此失彼，才致送入獸腹，無可挽救。依貧道愚見，用劍用力果然不甚便利，最好是連赤手空拳都不要用他，卻要使得千百猛獸俯首帖耳，受你的指揮，命令要他不動，他便氣都不敢出；要他動時，他就足都不能停，那豈不比用氣力更平安穩妥，而且還可利用他們馱東西，代腳步麼？」孩子聽了，坐在豹上笑得幾乎跌下豹來，大聲笑道：「我先當你是個活人，才把規規矩矩的話對你說說，還喊你一聲『姊姊』，如今看起來，你也不是什麼活人，簡直是個專說死話的鬼東西罷了。」仙姑笑道：「怎見得我是鬼東西？」孩子又大笑道：「你要是個活人，怎麼專一搗鬼。你打量我是孩子哩，可知我年雖小，人卻乖，怎肯聽你這等胡言瞎道的。」仙姑笑道：「怎見得我是胡言瞎道？」孩子笑道：「你要當面做將出來給我看，我才相信你這說話是真，但我又怕你法子不曾試驗，你那一條性命先葬在活墳裡面了，豈非自討苦吃？還惹得我見笑哩！」仙姑笑道：「你這孩子真頑皮，說的話兒全不講些理性，什麼活墳哩、討苦吃咧，年輕輕地，嘴頭恁不忠厚。」

孩子聽了，不覺又惱怒起來，大聲叱道：「胡說，我倒真是好心，怎麼說我不忠厚？你要收不住豹子，豹子一定會吞你下去，你這身子豈非葬埋在豹子肚中。豹子吃了你這苗條瘦小的身體，不見得就會脹死，或者格外得些補益，反而肥健起來，那麼你這葬身之地豈非就是活墳？再說，豹子好好被我收伏，與你有甚相干，偏你又會想出這等花樣來，有心去撩撥它，分明就是俗語說的老虎口中奪食吃，又叫做空手捋虎鬚，你想這個還有命麼？所以這便叫做自討苦吃。你這女子，看你倒像個在行聰明人兒，怎麼說的話兒全不懂個好歹是非。你要再這般瞎說，可莫怪我要拿你和這豹子一樣看待，那時可別怪人粗魯！」說時仰天大笑，把個身子擺得像風吹楊柳一般。

大凡人類生存世上，這哭笑兩字總是不可免的，但兩事當中對於身體康強與否，剛成一個反比例。照衛生家、醫學家的論調，說那多哭的人叫做憂能傷人、哀能毀體；對於善笑之人，說是笑可忘憂，喜能爽神，可見笑與哭對於我人的關係了。然而凡事都要有個一定的範圍和限度，哭笑既是全不能免，我們又不能一天到晚盡是張口大笑，不許皺眉哀哭，那麼身體上豈非太不舒適了麼？原來這哭笑兩者也和平常事情一般，總都有個相當的範圍，哭不過分，於身體上也不是一定有甚害處；笑而過當，也未嘗不會弄出毛病來。這是很顯明的道理，用不著再作注解的。單說那打豹的孩子，氣力誠然大，然而無論如何，只有這一點年紀，知識上究竟差一點兒。古人說，履虎尾、蹈春水，都是非常危險之事，何況豹子猛烈大過老虎，你既騎上豹背，怎得不時時當心、刻刻留意，防他有個反動行為。誰料這孩子因和仙姑鬥口，鬥志了神，一陣大笑，渾身骨節為之放鬆，已合到俗語骨頭輕的那句話兒，所謂笑不得當其害卻不甚於哭。

也是孩子該遭一場危險，當他大笑之時，骨節一鬆，那久受壓迫伏不敢動的惡豹頓時覺得身上的重力減輕了□倍，這正是它脫離羈縛的機會兒到了。它使用出全力向上一掀，把孩子拋下地來。孩子先前打豹之時，本是萬分留神，一點不敢鬆懈，所以能夠成此伏豹之功，這時卻因大笑之後，骨輕已甚，一時之間竟不能回覆他的實力，況且經此一拋一跌，又未免受驚受傷，神情意態不免加上一層慌張。有此三層的原因，掙扎之際也當然比平常要迂緩一些，同時那豹子卻因占足了上風，且從失敗之後忽轉勝利，精神愈覺抖擻。見孩子已被拋跌，如何敢稍存怠慢，但見它疾如鷹隼般旋轉身，向孩子身上撲下。說時還不甚急，那時更快得百倍。當那孩子掙扎未起之時，豹子的雙蹄已直撲孩子身上，好像要以孩子壓它的方法還治孩子一般，也將孩子用身壓住，不怕他逃到哪裡，然後才能張開它那血盆大口，慢吞吞地細嘗他的滋味。列公們，莫說作書人不是豹子，怎知豹子心理，須知天下事往往有見一知二，憑事測理的，照彼時豹子對付孩子的情狀看來，實實在在似乎有這等意思。不過小子向來虛心，無論何事，不敢憑一己臆斷，妄作肯定之語，所以在發表豹子心理之前，特地冠以「好像」兩字，「好像」云者，即表明我這觀測尚在是非之間而已，未敢斷為必然也。

唉，話太多了，理由縱然充足，讀書人又要說我惡作劇，蹈那小說家促狹弄人的醜習，故意在這萬分緊急的當兒，插入這等太沒緊要的空話。這究和作書人名譽有關，還是就此為止，再說那豹子搏人的故事罷。

當下豹子在上，孩子在下，好似一個可以開合啟閉的機關，專待上下兩方「喀嚓」一聲。合個榫兒，這人獸雙方的勝敗生死就此下了判決，再沒挽救餘地。因為豹身太重，孩子太小，孩子壓住那豹，完全憑借天生膂力；豹子要壓那孩子，只消隨隨便便便在孩子身上一躺，更不待張口吞吃，可以保險孩子身體非成齏粉不可。當時實在形勢已到這等地步。在這一剎那間，但聽得「啊呀呀」一聲怪叫，可憐好好一個天生巨力、絕頂乖巧的孩子，一個小小身軀已和豹子下腹接近，頭腹相觸，憑那孩子膽氣再壯個□倍，不怕他不驚極慘呼、魂膽俱喪，不知不覺身子往前一撲，面朝地，背向豹腹倒撲於地，同時豹子也施出全力向下一臥，並將四足軋緊，免得孩子逃走，這時候孩子就有□條小性命，也免不了要到活墳中去走一遭來。在這萬萬分危急的當兒，不但讀書人個個要替那孩子捏一把汗，就是作書人寫到這裡，心中也何嘗不替他戰兢兢地擔著一百二□分的小心。然而作書人究是胸有把握的人，比到讀者多了一層預知術。因為孩子在書中是個重要人才，無論如何危險，哪裡就會短命而亡，當那幾乎短命之時，自然有那意外的救星替他旋轉這兇惡的環境。不說別的，單就何仙姑一人而言，他雖未能成仙，究竟是富有道法之人，為想玉成孩子而反害他短命，

仙姑又將何以自解。列公們該應牢牢緊記。

孩子自豹背被拋，以至被壓入腹下，總不過一霎那時間，在此一霎時中，那對他說話之何仙姑卻始終還在他的身邊，未曾離開一步，一見孩子拋下，他那受驚的程度實在比躬歷危難的孩子更形厲害，幸他轉機很快，知道用力不如用法，連忙唸唸有詞，捏起一個定身訣來，喝聲「孽畜，還不丟開」，就從這一聲裡引出一聲號呼。原來豹子被仙姑道法定住了身子，雖將孩子困住，兀自動彈不得。孩子見豹子不動，認為自己逃命報仇的機會又到，看它還狠麼？一面從豹腹爬出，順手就將他站定的前腿用力一拉。只要自己出了豹子腹下，又可轉敗為勝。頓時意氣膽力全都恢復，便思先折斷了豹腿，以為制勝之計。

誰知豹子受仙姑法術定身不能動，渾身骨肉卻堅硬得和鋼鐵一般。孩子用盡氣力，只把腿子稍許推動了一些，豹子渾如不覺，也不叫一聲疼。孩子爬了出來，向豹子週身打量了一回，見那豹伏伏帖帖地立在一處，雙目閃閃，如電如炬，向著仙姑呆呆注視，宛如人家畜的馴犬一般。孩子這才有些驚異起來，對著仙姑厲聲喝道：「兀那道姑，這可是你教它裝這死樣的？」仙姑笑而點頭說道：「不教它裝這死樣兒，你還有命呢？這時敢則老早爬到它那活墳中去了。」孩子受這譏笑，卻不動怒，忽然走近仙姑身邊，笑嘻嘻地問道：「姊姊，你要真有這等本領呢，我就請你到我家去，我家有大房子、大花園，好玩得很。我就拜你做師父，請你指教我這伏豹打虎的法門，好不好哩？」仙姑聽了，心中暗暗點頭：這孩子能夠服理，卻是可造之才。

因也笑道：「你還不相信麼？只憑我這一指兒，再教這畜生蹲在地上，給你做個坐騎，送你回家，你看怎樣？」孩子大喜道：「好師父，快請發個命令，著它蹲下去罷。」仙姑並不說話，只伸一個食指向豹子喝聲「疾」，豹子果然蹲下地來。孩子喜極稱妙，便也不顧什麼，一躍而上，騎在豹子的背上，卻伸出一對小拳頭，在豹子身上槌了□多下，罵道：「你這王八，幾乎害得我性命都丟了。」豹子受打，卻如毫不覺得一般。仙姑笑道：「這東西現在還被我的道法束縛，魂靈不在身上，你就殺了它的腦袋，包它覺不出一些痛楚咧。」孩子方才住手，因問：「師父不同我回去麼？」仙姑笑道：「你家在什麼地方，家中還有什麼人，你可一一告我明白，我才肯跟你去咧！」孩子忙道：「姊姊不用多問，我家離此最近，就在這山後湖地方。我姓鍾離權，名權。我爹叫鍾離權俊，他如今老得很，不會出來打獸，有時走得遠些，還要我姊姊扶住了他。我還有一個祖母，他的年紀比爹爹還大。」說到這句，仙姑不覺好笑起來。

未知孩子更有何言，仙姑是否同去，請看下回分解。